

8

人文精神的繼往開來 ——一個中西比較個案研究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暨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一、前言

在討論「基督教價值與人文精神」的實質性內容之前，當然首先要處理「基督教價值」及「人文精神」的仔細內涵。掌握前者比較不困難，因為始終是依據一特定的思想傳統；準確掌握後者則相對不容易。一本長達數百頁討論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專著的作者於〈前言〉說：「我發現我們對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的，以及人文學等這些名詞，沒有人能夠成功得出別人也滿意的定義。這些名詞意義多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使得辭典和百科全書的編纂者傷透腦筋。」¹ 同樣莫衷一是的情形，也出現在「人文精神」或「人文關懷」的現代漢語中。按筆者的初步觀察，「人文精神」至少有以下這些用法：

1. 對人的關懷
2. 對人心靈或精神境界的提升

3. 對理想人格的教養及塑造
4. 對普遍本質人性的重視
5. 對人文學科及精神文明的強調
6. 以人自身為對象的信仰²

在這些「人文精神」的用途中，該以何作準，真是言人人殊。究竟「人文精神」實際上何所指？及該何所指？中西人文精神有沒有不同？及何所不同？「人文精神」有何具體學說及內容？以甚麼人為代表？有別於歷史，今後我們該發揚的，應該是甚麼人文精神？

本文的目的是就以上的問題，從事一個中西比較個案的研究，對象是英國的歷史學者阿倫·布洛克（Alan Bullock）及中國當代哲學家唐君毅。他們分別都對人文主義或人文思想這大題目有詳盡著述，並且都以人文思想的繼往開來為職志。再者，他們二者都有注意到基督宗教信仰與人文主義的關係。希望透過這個比較研究，我們能對中西人文精神之內涵，及如何決定其內涵，有更自覺的批判反省。

二、布洛克論西方人文思想的升降循環

阿倫·布洛克是牛津大學史學家，除了擅長政治史，也善習近代西方思想史，³ 曾任牛津大學校長。⁴ 他所著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是筆者所看這同類書中最詳盡及持平之作。⁵ 該書之宗旨不只是描述性及介紹性，而是在梳理人文主義思想脈絡綱目之餘，也提出他個人之反思及見解。作為牛津大學校長，他很自覺地要把這個話題的及改進過的傳統延續下去。因此，他願意以最廣的胸襟來審視這課題：

作為研究上的假設，我姑且不把人文主義當作一種

思想派別或者哲學學說；而是當作一種寬廣的傾向，一個思想和信仰的維度，一場持續不斷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任何時候都會有非常不同的、有時是互相對立的觀點出現，它們不是由一個統一的結構維繫在一起，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設和對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時而異的問題共同關心所維繫。我能夠找到的最貼切的名詞是人文主義傳統。⁶

由於布洛克所謂的人文主義傳統並非一成不變的學說或信念，而是由一系列見解上有「血緣關係」的觀念思想組成，因此他看到這是一個活的傳統，從文藝復興以降，直到當代，尚在發展之中。

簡言之，布洛克把這個人文主義大傳統劃分為三個階段，也是三個循環，分別始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19世紀。每一個階段皆提出了一些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然而也因為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使這種精神轉於消沉。

文藝復興是人文主義思潮誕生時期，「人文主義的中心主題是人的潛在能力和創造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潛伏的，須要喚醒，須要讓它們表現出來，加以發展，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教育。人文主義者認為教育把人從自然的狀態中脫離發現自己的人性 (*Humanitas*) 的過程。」⁷ 與此相關的便是人的尊嚴之信念，透過寫作或視覺藝術充分表現出來。⁸ 然而，一連串的天災人禍，使歐洲的文化人感到理想幻滅，「早期人文主義者對人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信心肯定成了對實際情況的一種諷刺」。⁹ 莎士比亞透過哈姆雷特之口，用諷刺的口吻，表達了一種理想的幻滅。人似乎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然而這個丹麥王子卻說：「對於我，這爛泥捏成的究竟是個甚麼？我看見人簡直不能喜歡。」¹⁰

經過一段消沉，啟蒙運動把人文主義思想加以振興及發展，除了強調思想的解放外，還找到了對進步的自信。

這些啟蒙思想應用批判理性所以如此奏效，是因為他們同時有著一種同樣是新發現的自信：如果人類能從恐懼和迷信中解放出來（包括天啟宗教的假偶像），他們就會在自己的身上找到改造人類生活條件的力量。培根說過：「人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這是另一個文藝復興主題的復活。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進步的條件，人的發明和智力是鑰匙，科學經驗則是最有力量的觸媒劑。有人對這些希望是抱保留態度的，特別是在進步的代價上。但是他們相信，進步還是可能的，即使不是肯定的，而進步的可能性不在莫測高深的天意，也不在無法捉摸的命運，而在人自己的手中。¹¹

然而，法國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又再使人感到理想幻滅。「啟蒙運動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一樣，以一場似乎要把它所信奉的一切都一掃而光的反動而告終。」¹²

稍隔一段時間，人文主義思想在19世紀有第三次奮興。首先見於日耳曼文化。「在歌德、席勒、洪堡、施萊馬赫，甚至赫德之間共同之處，與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相互之間，或者啟蒙運動時期啟蒙思想相互之間共同之處一樣多。他們都對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個人『自我修養』（*Bildung*）的能力有著共同的信仰，認為個人可以修養到自己的內心衝突得到克服，而與同胞和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程度。這就是 *Humanität* 一詞所表示的理想」。¹³ 這種思潮後來也延至英國，發展為一種人性教養的強調；有別於人的獸性，人應該把真正的人性

(humanity proper) 擴充發揮，臻於完善，這樣正是文化教養 (culture) 的真義。¹⁴ 再者，因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流弊，人作為人的價值也備受強調。¹⁵ 進步，仍然被視為必然做的。¹⁶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相繼展開，大蕭條的來臨，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等，又再使這些人文主義理想幻滅。「不僅進步的信念全部喪失了，而且有許多人會出於幻滅的怨懣而把自由主義及其人文主義根源統統棄掉，……有了上當受騙的感覺。」¹⁷

三、新人文思想的繼承與批判

雖然歷經挫折，布洛克看到人文主義思潮內部有自我調整的力量，在吸取歷史教訓後，可以有第四期的發展。

遭到20世紀中葉危機威脅的人文主義，已無復當初自由主義的樂觀和理性，後者到了20世紀頭已過了鼎盛期。人文主義已經從這脫身出來，使得自己能夠適應意識方面的突變，用新的方式看待人和社會，同時保持了與理性的聯繫，保持了思想和藝術的修養和訓練，而這乃是過去人文主義傳統的特點。構成人文主義一種新版本的因素開始出現。¹⁸

這個「新版本」的人文主義，一方面與以往三期的思潮有連貫性；另一方面，也有其斷裂性或不連貫性。先說前者，布洛克個人認為，「人文主義傳統最重要和始終不變的特點有三個：

第一，神學觀點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一部分，科學觀點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兩者都不是以人為中心的，而與此相反，人文主義集中焦點在人

的身上，從人的經驗開始。……但是，這並不排除對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學研究。……

人文主義信念的第二個特點是，每個人在他或她自己身上都是有價值的——我們仍用文藝復興時期的話，叫做人的尊嚴——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源和人權的根源就是對此的尊重。這一尊重的基礎是人的潛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這潛在能力：那就是創造和交往的能力（語言、藝術、科學、制度），觀察自己，進行推測、想像和辯理的能力。

這些能力一旦釋放出來，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選擇能和意志自由，可以改變方向，進行創新，從而打開改善自己和人類命運的可能——我強調可能性，不是比這更多的東西，不是肯定性。

為了要解放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發揮他們的潛力，有兩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個人自由。……

人文主義傳統的第三個特點是始終對思想十分重視，……¹⁹

以上三點是新舊人文主義應有的連貫性。

然而，吸取歷史教訓後，新版本的人文主義也應該與以往三期有斷裂性。「人文主義傳統中，使得20世紀過來人念念不忘的，就是人性本善而且可以益臻完善的信念，就是作為

18世紀啟蒙運動特色的樂觀主義，就是19世紀實證主義版本的人文主義對科學、進步以及前途所感到的信心。」²⁰ 新版本的人文主義應該揚棄這種天真樂觀信念，而以一個「比較現實的人文主義觀點」來取代它，「承認人的局限性和軟弱性」。²¹ 「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之間，一種新版本的人文主義開始出現，打破了較早時期的樂觀假定，認為出發點應該是承認人性的雙重性質，承認個人和社會身上的非理性力量，這是由易卜生、佛洛伊德、韋伯這樣的先驅者早就闡明了的。」²²

這就是布洛克對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及「批判的繼承」。要發揚的，是現實的人文主義，而不是對以往「淺薄的、說不通的」人文主義舊調重彈。²³

最後要提一下布洛克對宗教的看法。一方面，布洛克承認自啟蒙時期以來，人文主義思潮很多時候帶有一股反基督教情緒；「但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不論世俗派還是原教旨派，他們有時提出的世俗主義代表人文主義的說法，實在牽強附會，就像把原教旨主義說成是代表宗教一樣。事實上，人文主義對宗教有各種不同的態度，遠遠不只是理性主義對一切略有超自然或神秘的東西都抱敵意而已。」²⁴ 以20世紀來說，布洛克認為哲學家羅素及神學家巴特都各走極端，使宗教信仰與人文主義互不相容。然而，有三位宗教思想家卻成功地把這二者結合，他們是「尼布爾的基督教現實主義、施維策爾的『尊重生命』和布伯爾的『我和你』這三種非常不同的宗教哲學。」²⁵ 「我認為，任何形式的人文主義若與相信宇宙中存在一個比我們自己偉大的力量，並可以指望它給我幫助這一信仰相結合，我們的處境就會比——用羅素的話來說——聽任人類依靠自己力量，在一個冷漠或敵意的宇宙中保持這些價值觀這樣的處境要強得多。」²⁶

四、唐君毅論中國人文精神

唐君毅是當代海外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也是當代最強調人文精神的中國哲學家；在他的眾多著作之中，有三本是以「人文」為書名的一部分，分別是《人文精神的重建》（1955年）、《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1957年），以及《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1975年）。連同《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1953年），這四本書自成一個系列，可謂是唐君毅的人文精神論述四部曲。除了一般性論述之外，這些書中也有篇章專門討論人文主義及人文精神，分別是：〈人文主義之名義〉、²⁷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²⁸ 〈西方人文主義之歷史的發展〉、²⁹ 及〈世界人文主義與中國人文主義〉等。³⁰ 以下筆者會依據這些篇章來分析唐君毅的人文精神觀。

首先，在第一篇文章中，唐君毅強調「人文」這名詞原是中國所固有，源自《易傳》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段。³¹ 而中國古代「文」這字涵義豐富；「文之一字，在中國之涵義特豐。文之一字。使人直接聯想到：文字、文章、文制、文教、文運、文思、文命、文明、文華、文化等。而 Humanism 一字，則不直接聯想這許多。Humanism 之一字，好像會使人見人不見其他。所以把中國之人文主義譯為 Humanism，在字源上說是把意義縮減了。而實際上中國之人文主義思想，與西方之 Humanism，在中西學術文化中之地位之輕重大小，亦截然不同。這尤會使我們將中國之人文主義譯為 Humanism 時，在內涵上受了委屈。」³² 因此，以古代漢語為依據，唐君毅認為人文主義「從最寬泛的意思講，即尊重人類與其文化的一種觀點，一種思想，一種態度，一種信仰。……無論甚麼人，只要對人類文化之某一方面，加以尊重，都可稱為人文主義者了。……我們所以要講人文主義，是要使人真正自覺的充量的，尊重人與其文化。」³³

其次，除了對文化之尊重外，中國古代人文思想之另一特色是其對人之理解。尊重人即要尊重人的心。「人的心可以上通神明，而下涵萬物。」³⁴ 這種對人的理解與近代西方的唯心論最接近。「大體上說，他們之以人的心可上通神而下涵物，最為與中國整個文化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以人心為上通天而下通地者相近。所以我嘗主張將中國儒家之人文主義，譯為理想的人文主義，Idealistic Humanism 或人文的理想主義，Humanistic Idealism 這一譯名，雖不能完全相當，但在意義上似比較切合一點。」³⁵。

因此，唐君毅斷言，「照我的意思，中國儒家之人文主義，是已有之人類人文主義思想中比較合標準的。我現在即依中國儒家思想中大體上共許之義，來說出人文主義者自覺的基本信念」³⁶。他並且依據儒學之主旨，提出人文主義之九個信念：

1. 人為萬物之靈。
2. 對人與人之各種關係，即各種人倫關係之尊重。
3. 對人類文化之各方面之尊重。
4. 對歷史之尊重。
5. 人之人格價值，高於人所表現於外之一切文化活動，文化成績之價值。
6. 對學問上之通識與專門知識專門技能，均加以尊重。
7. 對各種不同之學術思想，對持錯誤之學術思想之人之尊重與寬容。
8. 人文主義者，對於非人文主義或反人文主義的思想，常要認之為錯誤，而與之辯論，望有以校正之。
9. 理想的人文主義者，最後還當有一信念，即他之人文主義的思想，都是由自覺人之所以為人，文化之所以為文化而來。³⁷

在另一篇章中，唐君毅進一步分析中國文化中之人文思想。除了之前所說重人及重文化之外，他加添了新內容：「我們所謂人文的思想，即指對於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歷史之存在與其價值，願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的思想。」³⁸ 他繼而以這新定義為準，提出了一連串的相關概念：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及反人文。³⁹ 唐君毅認為，要瞭解中國人文思想之發展，便要透過人文思想自身之深化，及人文思想與這些不同思想之間的互動才能清楚掌握。「在此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非人文的思想之擴大人文思想的領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會於人文的思想，及人文的思想之不斷以新型態出現，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續不斷人文思想發展歷程中，便顯出一種人類之精神的嚮往。這種精神，我們稱之為人文精神」⁴⁰ 因此，按唐君毅的用法，「人文精神」之內涵與「人文思想」相接近，但前者強調其潛藏於歷史洪流背後之強大生命力。

在作出這些概念性的澄清後，唐君毅進而對中國思想史（自周朝至清朝）作一全盤的分辨性分析。簡言之，人文思想是孔孟才正式出現，墨子的思想是次人文，莊子的思想是超人文，法家的思想是反人文。日後傳入中國的佛教思想，也是超人文。⁴¹ 這個失落了的人文思想傳統，要直到宋明儒學才得復興及有新發揮。「理在人即為性。人極之立，亦即由人之盡其性而天理流行以立。以理來貫通天與人，太極與人極，而人道人文，遂皆一一有形而上的究極的意義。此外宋明儒如陸王之言心，乃即『人心』即『天心』。亦有一形而上的絕對意義。這中間的哲學，是人道透視天道，以天道保證人道。於是宋明儒之『人文精神』，即透到『超人文非人文之世界』，而『超人文非人文之世界』，亦可視如『人文世界』之根源所在。宋明理學家，可謂在超人文非人文之世界與人文世界間，真看